

读书百年 读活学同
讲学六十年 讲的皆实学

进退以时 时全不失
不传之学 圣时 权权

吾道一以贯之
贯上始是孔子之道

独门绝活 不传之秘
洗心退藏 一字一义

毓老师讲学记

许仁图 著

智慧无古今 古为今用
读古书存智慧 不为古人化妆

学宗素王 一棒接一棒
能大子说原儒 毓老师讲能学

一书尽览一代经学宗师

爱新觉罗·毓鋆

百年生命淬炼的国学大道

毓老师在台六十年书院传道的绝学精华



上海三联书店

毓老师讲学记

许仁图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毓老师讲学记 / 许仁图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12

ISBN 978-7-5426-5708-4

I . ①毓… II . ①许… III . ①爱新觉罗·毓璠 (1906-2011) - 学术思想
IV . ①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0144 号

毓老师讲学记

著 者 / 许仁图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龙若飞

装帧设计 / 肖晋兴

监 制 / 李 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0.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708-4/B · 493

定 价 / 45.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3706888。

吴 序：

我们拥有毓老师的共同记忆

凭窗远眺，山物朦胧，思慕的心田泛起难以排遣的苦涩，一路沉重。2011年3月20日早上，我从台南独自搭乘高铁北上，恭送毓老师归返道山，就是如此心情。

两个人追忆一个开启智慧之窗的熟悉老师，有了共同的话题，沉重会分担，三十多年的往事历历依依，有时苦涩也会掺些甜味：2011年3月20日下午，我从台北搭乘高铁回台南，跟从高雄北上悼念毓老师的师兄许仁图同车，一路谈说毓老师，就是这般感触。

许师兄在1971年进入“天德黄舍”，成为毓老师的弟子，我在1977年进入“天德黄舍”读经。毓老师百年读书、四十二年讲学，教诲了百余班万余名弟子，年岁有了差异，多数互不熟悉，甚至未曾见过彼此，我和许师兄竟然在毓老师的最后人间之日首度相逢，毓老师似乎将从事文字写作的许师兄和经营汽车零件业的我牵连一起。往后至今四年，我们两人北上参加奉元学会的会议、活动，都会相约同车，缀拾一些彼此不知的毓老师旧情趣事，并研商如何和奉元书院师兄姐发展毓老师的理念和学问，接下毓老师殷殷期盼的棒子。

毓老师往生后的四年来，我规划出未来在我曾求学的五甲小

学、台南一中，能够成立讲经、读经班，许师兄倾力推动。

毓老师不仅威仪且威严，我的孙子看到毓老师的遗像，就很自然地鞠躬。毓老师即之也温，启迪弟子不遗余力，饱经世患的生命中，蕴涵无尽的悲悯关怀。

毓老师讲的学问都是活学问，我在社会常常想起，受用无穷。《论语·子罕篇》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毓老师讲《论语》，讲到孔子不为酒困，露出难得的笑意，说：“古人喝酒，男女老少都喝，孔子也喝酒，他自己得意地说‘不为酒困何有哉’。喝酒要有酒胆，还要有酒量。我年轻一点，可以喝一瓶高粱酒，且喝完还能正常办事！”

毓老师启发弟子的讲学方式，当然不是只自许“不为酒困”，而是接下的话：“喝酒要有自知之明，要有识，有胆，还要有量。一个人成事有智慧还不够，要有识，能识时知机，识当务之急，得先机而行；要有胆，才能将军做，担当大责任，做中流砥柱；要有量，量即是容，有容才有量，能容天下之量才能成大英雄。”

毓老师重视人性，认为性是父母给的最好本钱，不要浪费人性，成为奴性子。许师兄跟我说，毓老师谈小孩还不懂是非、没有分别，手上拿一把糖球，你要他一颗，他整个给你了，等到他懂了，你要分一颗，他转过头去。

关庙盛产凤梨，驰名台湾，我成立了一家生产凤梨酥的公司。关庙有一个公园，矗立了一个立体大凤梨雕塑。我的孙子一看到说：“阿公，那个比我们家的大！”不久，小孙子告诉我：“阿公，我告诉你哦！那个大凤梨是假的！”许师兄听后说：“你的孙子的

话，正是赤子心的最好说明。”我没想到许师兄新作，其中说性章节，把这段写了进去，并且说：“我们在高铁上谈了四年的毓老师，你也写一段做纪念。”

怀念师恩，2014年8月，我特别到长白山天池。长白山是大清帝国的发源地，毓老师九十二岁修了永陵，九十七岁创建了满族研究院，并遗命将骨灰洒布天池。我不知道毓老师的骨灰洒于何处，只能面向闪烁银白光芒的天池合掌膜拜。

《孟子·尽心篇》云：“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毓老师当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之乐，而我和许师兄以及奉元书院的同门兄弟姐妹，当以拥有毓老师的共同记忆为乐。

吴荣彬

自序： 毓老师，让大家都知道！

恩师爱新觉罗·毓鋆说：“著书立说太多了，能存在的，必有德。”又说：“廿六史每一朝代都有《艺文志》，所收录的书那么多，但传世之作有几本？有几人？古人能留下一句话，也就不容易了！”

古人能留下的一言半语，大抵持之有故，足以垂训后人，或作惕俗警语，像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有些耳熟能详的名句作者不能说有德，却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

宋代宰相赵普功在谋国，历史上有名的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进入赵匡胤卧帐中，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称帝者有两人，一个是赵匡胤的弟弟、后来的宋太宗赵匡义，另一个是赵普。赵普可说是宋朝唯一的开国元勋。《宋史·赵普列传》说，赵匡胤称帝，曾带赵匡义微行到赵普家，赵妻行酒，宋太祖尊唤“嫂夫人”。赵普当了宋太祖、宋太宗二帝宰相。淳化三年，拜太师，封魏国公，宋真宗追封韩王。

不过，后世认知的赵普却非立功或立德，而是立言，因为赵普说了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可很少人知道，赵

普其实没有说过这句话。

《宋史》记载，赵普少时学习做公务员（吏），没有读过什么书。赵匡胤启用赵普做宰相，觉得一个宰相不能没有学术，劝赵普多读书。赵普听话，晚年手不释卷，每回到宰相府，就打开箱子取书，读书一整天，隔天临朝断事，处决如流。赵普死的时候，家人打开书箱，原来读的是《论语》二十篇。因此，正确说法，赵普晚年虽勤读《论语》，可没有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查考出处，源自宋代罗大经著的《鹤林玉露》。书中记载，赵匡义称帝，续任赵普为宰相，赵匡义问说：“听人家说，你只读过《论语》一部书，是这样吗？”赵普对说：“臣这一辈子所知道的，实在只有《论语》这一部书。过去我用它的一半辅佐太祖安定天下，现在打算用它的一半辅佐陛下治天下。”

稗官野史通常都附加故事趣谈，比正史吸引读者。像《三国演义》的刘关张结义，比《三国志》的正史记载引人入胜，中国人相信《三国演义》故事，多于相信《三国志》史实。

中国人读古书，大抵从读《论语》开始，赵普读《论语》不值一谈，《鹤林玉露》的记载一看即知是故事趣谈，专制时代，赵普虽然贵为宰相，胆敢当皇帝的面，说要用半部《论语》帮皇帝治天下？但这种可能犯下欺君大罪、不畏杀头的说法，饶富趣味，加上清朝末年翻译和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复写的文章《救亡决论》说：“从此天下事多，吾以半部《论语》治之是矣，又何疑惑？又何难哉？”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名言常被提出来。

1971年，我进入“天德黄舍”，成为毓老师书院讲学的第一班弟子，听毓老师讲《论语》。毓老师讲学，不同于传统教学。传统教《论语》，像似是在追悼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孔子（孔子生于约公元前551年），至圣先师孔子离我们好远好远，我们这些在孔子卒歿两千五百年之后的学子，在圣人面前十分卑微，只能顶礼膜拜，读《论语》最大利途是将来或许可以写硕士、博士论文，甚至能以教《论语》这门学问为业。

毓老师初时讲授《论语》，从早上八点讲到十二点，中间没有休息，听课弟子忘了时间。他那有别于传统的讲法，拉近了我们跟孔子的距离，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仿佛就在眼前，毓老师形同孔子，正向我们这些听课的弟子讲授他的人生哲学《论语》。

毓老师讲学立场十分清楚，学问要能用，他讲的是“实学”，他要我们多读古书，因为智慧没有今古，孔子的智慧高明到极点。

我个人在“天德黄舍”读《四书》，还读其他经书。读了三年，开始在社会上拼搏求生，我确信毓老师的训勉，智慧不分古今，学问要有用才算学问，但脑子总怀疑“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正确性：时异事异，时变势变，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果真能治理今日天下吗？

三四十年的颠沛流离、死生困穷中，我换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最后十年的从政生涯。2008年，我离开政坛，立即前往台北市温州街的“奉元书院”（“天德黄舍”在解严后易名）请见毓老师，毓老师嘱咐我每周一天，从高雄搭高铁到台北，进行面对面教学，从早上九时到正午十二时，叮咛我赶快将不明白的问题提出。第三次，我请教毓老师对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看法。

毓老师的训勉，如暮鼓晨钟，他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七个字，孔子治天下只有四个字：‘为政以德。’现在为政者失民心，就因为缺德。”毓老师大概因我个人曾经从政，又引《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振聋发聩说：“足食是对内养民，做好财经；足兵是对外，做好军事国防。主政者能足食、足兵，再加上有德有信，这就是最高的领导统御术。智慧岂有新旧，想通即智。何必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话就可治天下。”毓老师还说：“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以为仍多了，一章即足。必做活学问，贵精不贵多，一章明白就足以治国平天下。真读通《论语》、能用出来，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论语》任何一章参透，都可以成事。”

毓老师还给我出了一道考题：“《论语》哪一章，两岸用得上？”我当然只能红着脸请毓老师指点，毓老师说：“《论语·宪问篇》：‘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少以‘仁’许人，何以却以‘仁’称许管仲？两岸要用战争解决？中国东西没有用上？因为不懂，看管仲‘九合诸侯’的成方！九合，实际只有八个，有八个成方，必知其所以。对两岸问题要辩证，然后裁剪成方用上，试一试。两岸的病体，可以裁剪成方用，但要以灵活为上。找材料麻烦，但最为重要。不知材料，就难以用上。”

毓老师这一教诲，我十分惶恐，读《论语》三十多年，我从未想过《论语》和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有什么关系？毓老师虽一再提撕古为今用，但我终当《论语》是一门学术，不曾想过取书中智慧运用，我甚至连第二篇首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众星共之”都没读通，实在有负毓老师的苦心栽培。汗颜无比，我当时骤下决心，好好深读《论语》，最起码要读通第一章。

毓老师百年一过，视力和耳力有些不灵便，若要向毓老师详细报告我的读书心得，口头面报不易，我又谨记毓老师的教诲：“中国思想是靠行的，不是靠讲的。”于是，我决定将《论语》第一章三十二字的读后心得写下来。

我知道自己所写出的《论语一章》并未达到毓老师的读通标准。毓老师曾说：“‘学而时习之’，人人会念，没人会行。”我只是依照毓老师平时教导的三个治学原则撰写：一、依经解经，还孔子本来思想面貌；二、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条理一贯撰写；三、毓老师说他的治学独门绝活、不传之秘是“一字一义”，毓老师特别重视引申义。

2011年元月下旬，我将《论语一章》的初稿装帧成书，恭呈毓老师，请赐点拨。不意，就在付梓前夕，3月20日清晨接获毓老师长辞噩耗。师恩难报，赶到毓老师灵堂之前，正是黄昏，我的脑海出现一只长鹤唳天西去的景象。我将《论语一章》的出版日期定为毓老师与世作别之日，并于毓老师发柩那天（4月10日），将新书恭置于毓老师的灵前。

《三国志》的正史记载，影响后人不大，但《三国演义》的武夫关云长却成了中国人奉祀的“关帝圣君”，满人取资这本书，打败了大明王朝，建立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江山；“半部《论语》治天下”非史实，而是创作故事，我以此话题请示毓老师，蓦然醒悟《论语》跨越古今的实用性，就像毓老师说：现在人缺的就是一个字“德”，有德就能服人，而主政者若能对内搞好财经，

让百姓富足，对外搞好国防军事，再加上取信于民，这不正是人民的希望、治国之道吗？《论语》在今天何其智慧、实用！似乎可以说，赵普那句争议性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启示了我请教毓老师的话题，赵普算是我的知遇恩人。

《论语一章》出版后，我在半年内续完成了《子曰论语》，并在“奉元书院”成立大会的十月，出版了《子曰论语》两册，诠释《论语》的全部章节。但这并不是我有心向毓老师报告我已读通了《论语》。我在撰写《论语一章》时，参阅了许多相关书籍，用脑去思去想，我续写《论语》他章，变得十分快速。毓老师说：“读书要持之以恒，摸着墙慢慢走……以一经做碉堡，然后点线面展开，必然有得。”毓老师开启了我读《论语》的门道，我禀遵毓老师垂训，以《论语一章》做碉堡，摸墙前行。

《子曰论语》出版后，我继续前行，半年内又完成出版了《长白又一村》（大陆简体版易名《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璠》）、《礼元录》（简体版易名《毓老师说》）、《说孟子》、《中国哲学史：祖述篇&孔学篇》、《先秦诸子学》（二册，已定稿，即将出版）等书。

我之所以快速写书并出版，不是说，我已读通了这些书，而是从撰写《论语一章》并遵奉毓老师的谆谆教诲，得到一个很宝贵的治学经验：一个学者读多少书，得到多少智慧，其实很难检验；下笔为文，白纸黑字才见真章，才能检视自己的不足处，自己的读书境界若何，自己的缺失处，应该再读什么书。我因而融合了读书和写作，每天固定写三千字，自我检视读懂了多少书。当然，功力不足写书，可能会造成自己的笑话，但毓老师鼓励我们要多下笔，尤其要多写长文，不要写短文，也不要怕批评。

毓老师还训勉门人弟子不要怕挫败，得勇于接受试练，《易·乾卦·文言》解释九四“或跃在渊，自试也”，人要一再考考自己，才有飞龙在天的机会。有些人站在悬崖深渊边，不敢自试，一再踌躇，终而坠崖沉渊。

三四年不停自试写书，直到写成《中国哲学史：祖述篇 & 孔学篇》和《先秦诸子学》，我才知道毓老师所谓的“读通《论语》才能真懂六经”。毓老师说：“《论语》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十三经读完始懂。八岁读《四书》，八十岁也读《四书》。”又说：“读完《五经》（毓老师有时说‘六经’或‘十三经’，指传统经书）始明《论语》，《论语》是结论之语。”原来《论语》是“六经的结论之语”，要读通六经，才能明白《论语》。也就是说，所谓的“读通《论语》”不是光读了一本《论语》，而是要读通六经，毓老师才会说：“真读通《论语》，能用出来，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毓老师也因读通《论语》，实用《论语》，一贯六经，才能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智慧，用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仅历久弥新，而且玉润珠圆。

毓老师讲学，妙解击蒙，大开生面，一个三十多坪（一坪约3.3平方米）的地下室讲堂，曾经挤满了两百多名学子挥汗听课。现在大学老师开课，大多有自己的著作，学子可以用来自修，补充上课听不懂的地方。但毓老师讲学六十多年，学宗“述而不作”的孔子，自己并未写下任何文章。个人写定《子曰论语》后，发现《论语》一书大多不是孔子讲解六经之义的文章，而是弟子记录老师平时言行及与弟子相互答问的文章。因而仿照《论语》的成书方式，恭录編集毓老师的言行记录《礼元录》。

毓老师之学重实用，实用当然要易知易行，讲学要讲到听者

能懂，毓老师称赞慈航法师讲唯识学，老太婆听了都会笑，他还说：“讲学通俗最难，讲完应叫听者都懂，作一大堆注才懂，非孔子之志”，“向学子讲学，不是大师；跟老百姓讲学，才是大师”，“《易经》《春秋》要讲得老百姓都听得懂”。

不过，毓老师所谓的“通俗”不是“讲白”，他说：“每一个字都有来源，都有生命，都有深意，这就是大；用今人短浅眼光，看几千年大人物，把典籍翻成白话文了事，就是小。”因此，毓老师所谓的“通俗”是“通神”，把深奥精粹的古文改用今人语言表达，让百姓都听得懂其中的经义，而非将古人智慧书说得简单肤浅。

一般认为，读不太懂的古文哲理较深奥，今人所用的白话文较平白粗浅。其实古文和白话文各有表达用语，精妙的白话文不一定不如古文，像孔子的“诲人不倦”，毓老师说得通俗，境界却不输孔子原文：“学生糊涂、蒙昧之时，沦为放牛班，孔子仍不放弃。”毓老师更进而说“君子不器”：“君子不器，自己不能只当个小用的小器皿，君子也要‘不弃’，不放弃自己，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孔子说“有教无类”，毓老师说：“孔子不知道哪块云会下雨，只要是云，就等同视之。”

我们读古书，常不自觉、习惯性地和古人产生不易跨越的距离，像一提到尧、舜，就自然尊称为古代“圣贤”，足以为今人效法，“圣贤”两字没有亲切感，毓老师有意通俗化，称尧、舜是“为人类服务者”，而《论语》第一个句子“子曰”，毓老师直言“我的老师说”，尧、舜、孔子似乎就在我们眼前。

《礼元录》初定稿，我请几个师兄校正，有师兄要我考虑，

多加注解，我回说已遵奉毓老师力求行文通俗教诲，写得够白了。

《礼元录》的编撰，个人修订十次，原以为书中所记的毓老师教诲，应该可以了然于心。大约一年后，即将印行简体版，我重新检视《礼元录》，惊觉毓老师讲述的某些智慧学问，通俗易懂，具备基本中国之学的人好似都看得懂，其实只是读懂每一个字，但整个句子的深意，我虽易稿十遍，却没能悟得实质启发，譬如毓老师说：“《四书》言人之尊严。”

《四书》有大人、圣人、仁人、贤人、君子、善人、士人、豪杰、英豪等称呼，又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伊尹、柳下惠、子产等圣贤名字，即在为人立标杆，使一般百姓可以效法，而《四书》中所论的仁、义、礼、智、信、忠、恕、让等德目，即是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应有的修为。

《论语》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勉弟子学成悦乐君子。《论语》末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提示君子人要知命、知礼、知言。《论语》从头到尾都言人，而“君子”就是“有尊严的人”。毓老师以简单扼要的“言人之尊严”，揭示《四书》要义，似乎难再有更言简意赅的说法了。“《四书》言人之尊严”，毓老师这一体悟，用通俗语言说出，今人看得懂，却不易深悟。古今用字有明显差异，今人读古书，若说是为了做君子，会有文绉绉、不合时宜的感觉，我们若依毓老师的教诲说，读古书是为求做人的尊严，而君子即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应该容易被接受。遗憾

的是，毓老师有些话说得越通俗，境界却越高，我们越容易轻忽。

以“元”字为例，毓老师说“元是一切生之本，我们要尊生、慰生（或‘卫生’）、荣生，所以要‘奉元’，我们因而叫‘奉元书院’”，但毓老师后来越说越通俗，我们反而不易听懂：“‘元’就是要点了那一点”、“‘元’是种子”、“‘元’是生生本体符号”。

台中静德君在《礼元录》出版后，从师兄魏元珪处得到此书，专程南下高雄看我，提问了一些相关毓老师的学术思想，而后大约两个月南下一次，谈两三小时，买了一背包的《子曰论语》《长白又一村》《礼元录》，送给同好。他去东北时，也带了一些我写的书送人。去年夏初，他到北京，专程带了一套书到毓老师创建的满族研究院，向毓老师磕头。祭拜后，他拿了两个十元硬币当圣筭，掷后一个十元硬币滚进布幔内，他爬进去取出一看，两个十元硬币一阴一阳，他兴奋地说：“毓老师听到了！”

静德君告诉我，他的桌前摆了三本语录——《毛主席语录》《蒋公嘉言录》和《礼元录》，他每年都要到满族研究院叩头。

静德君未见过毓老师，只是读了毓老师的语录和传记，但他显现出的景仰热情，令我动容，深觉自己此生列入毓老师门墙，得到毓老师亲自点拨教诲，那可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福分。

毓老师在一百零四岁（2009年2月）上完最后一堂课《孙子兵法》，平日便不再接见学生，而对问学已告一段落的老学生，三四十年来也很少单独见面，只在每年开春年初一、初二，打开书院大门，从早上八点分批接见老学生。许多老学生把年初一、二当成每年的大事，像2011年年初二当天，毓老师见了一百三十名老学生。

毓老师辞世前三年，允许我每周回书院一次，请益三小时，几位学长向我表达羡慕之情。我遂有一个想法：我有幸得此机会，有责任细想这段难得的时光，回忆向毓老师请示了些什么问题，得到什么宝贵的真文。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毓老师创立“奉元书院”说：“不能叫台湾一地的人懂奉元，应该让天下人都奉元。”毓老师读书百年，讲学六十多年，他的读书经验和讲学内容是人类文化遗产，而毓老师百年生命淬炼的绝学更应公之于世，让未受教毓老师的学子都知道毓老师的拯世真文和不传之学。于是，我写了这本《盘皇另辟天的毓老师》（简体本名为《毓老师讲学记》）。

《论语·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毓老师学孔子“四忧”，略作文字更易：“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民之未胞，物之未与，是吾忧也。”“学之不讲”是孔子、毓老师的“四忧”之一，毓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忧不能保存中国文化，曾说：“我死不死不管啊，三十年之后，必要有人能接着讲书。我也不怕死，就是为子孙忧。”毓老师担心后学未能接力讲下去：只有一棒接一棒，讲学如接力接着讲，中国之学才不会断绝。

《礼元录》出版后，“奉元书院”出版了《奉元讲录》五本：学长许晋溢笔记《毓老师讲中庸》，学长陈纲笔记《毓老师讲孙子》（简体版名为《毓老师说孙子兵法》）、《毓老师讲学庸》（简体版分开为两部书，名为《毓老师说中庸》和《毓老师说大学》）、《毓老师讲论语》（简体版名为《毓老师说论语》），学长陈明德、沙